

● ZAI SHEN GHUO HE XINLING ZHJIAN

● 周佩红 著

在生活 和心灵之间

—— 现当代文学评论随笔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现当代文学评论随笔

周佩红 著

在生活 和心灵之间



辽宁人民出版社

(辽)新登字1号

在生活 and 心灵之间

——现当代文学评论随笔

Zai Sheng huo he Zinling Zhi Jian

周佩红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辽宁地质勘查局矿产地质研究所印刷厂

本社工人读物编辑室编辑

(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 312 号)

字数: 14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印数: 1—3500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于洪乔

版式设计: 刘桂荣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李 平

ISBN 7-205-2974-0/I · 172

定价: 5.85 元

目 录

第 一 辑

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散文创新)

理想的痛苦

(读斯好散文集《爱情神话》)

沉浸和抵达

(刘烨园散文简评)

美的变异

(赵丽宏散文主旋律探析)

生命是不死鸟

(读赵丽宏散文集《爱在人间》)

城市人的梦影和现实

(陶然散文集《侧影》代序)

变化中的生机

(黄宏地散文简论)

第 二 辑

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散文创新)

理想的痛苦

(读斯好散文集《爱情神话》)

沉浸和抵达

(刘烨园散文简评)

美的变异

(赵丽宏散文主旋律探析)

生命是不死鸟

(读赵丽宏散文集《爱在人间》)

[3]

城市人的梦影和现实

(陶然散文集《侧影》代序)

[6]

第 三 辑

变化中的生机

[12]

题中应有之义

[22]

理想的痛苦

[35]

沉浸和抵达

[42]

美的变异

[47]

51 51

第二辑

利刃上的舞蹈	[59]
(关于陈丹燕近期小说)	
迷夜·光斑·人生观望	[65]
(金字澄小说漫评)	
沉入灵魂	[82]
(读安徽三人小说)	
沉浮的心	[91]
(陶然小说一瞥)	
寂寞之地的花和树	[97]
(读唐宁的女性系列小说)	
远源和新流	[104]
(论新时期小说与民俗文化的结缘)	

第三辑

一个腾跃	[121]
(评舒婷诗《会唱歌的鸢尾花》兼及其他)	
不仅仅是霓虹幻彩	[132]
(城市诗发展走向漫议)	
语言的翅膀	[139]
(蔡其矫诗歌的语言特色)	
燃烧的希望和绝望	[148]
(巴人诗歌论)	
附录：倾听，并且记住	[167]
后 记	[186]

第

辑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散文是最能真实自然地坦露作者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一种。它几乎不用借助于什么艺术手段，不用刻意“塑造”，就在字句文章之间将创作主体的形象显现出来。散文所演绎的基本上是创作主体的思维兴奋点、角度、深度及思维展开的过程。散文最终画出的是作者自己，包括他的个性气质、人生态度、语言功底、艺术眼光。较之小说和诗歌、散文更接近人。

真正的散文作品中应有本时代最真实的灵魂的声音，精神的高度，人格的涵量。这是最高的自然。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处于一种永恒追求的运行方式中，其更新和升华是不可逆转的。精神的更新必然带来审美方式的更新。以此推之，散文在文体（随意自然）和品格（真实自然）两方面所注重的特质，其实已包含了散文创新的极大可能性和必然性。

题中应有之义

——关于散文创新

艺

术的生命在于创造。散文是随意性较大的自由的文体，是注重真实自然的文体，但只要散文还属于艺术的范畴，那么它的创新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曾经听到一种将散文的随意自由、真实自然与散文创新对立起来的说法，认为后者无非是形式刻意雕琢、语义晦涩难懂的新潮玩艺儿。我在报纸上见到了这样的“声讨”，我很吃惊。如果作者不是对创新有偏见的話，我想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创新首先是一种锐意改革现状的精神，同时必伴之以实践。随意自由的文体与散文创新非但不存在本质上的矛盾对立，而且提供给散文以一块远比现状更宽广的天地。近年小说的非情节化倾向，诗歌的日常化、非情感化倾向和脚韵的取消，报告文学的

4 在生活 and 心灵之间

议论化、抒情化倾向，都是这些文学体裁向散文化方向发展的表现，既然事实证明了这都是有益有效的尝试，散文又为何不可同样借用小说的情节化、诗歌的抒情化意象化、报告文学的纪实化，同时借鉴它们在文学创新思维方面已经达到的深度，来一个革新呢？真实自然对于散文来说，其精神本质方面的意义应高于其表现技巧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真正的散文作品中应有本时代最真实的灵魂的声音，精神的高度，人格的涵量，无论它们是通过哪一种方式表达出来的，无论是呐喊，是低吟，是倾诉，是淡然平静的叙说，是曲折迂回的表露，还是浓墨重彩狂泼怒泻，只要它们拥有从特定时代中生出、同时又能超越时代人生达到人类大境界的高贵灵魂，只要它们最接近人心之真善美，那么它们就是自然的。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处于一种永恒追求的运行方式中，它的更新和升华是不可逆转的。精神的更新必然带来视角、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如此说来，散文在文体（随意自由）和品格（真实自然）两方面所注重的特质，其实已经包含了散文创新的极大可能性和必然性。

从创作实践方面看，近年的散文领域中已有不少优秀的创新之作涌现。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有两类。一类是直接表现心灵活动，传达思维感觉意识的，或可暂称之为“心态散文”或“诗性散文”。这类作品的最大特点是体现出全新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判断，那近于自语式的心灵表达又使它们比较讲究语感和语言的内在节奏，令人耳目一新。另一类则气势恢宏，内涵丰厚，篇幅较长，不妨称之为“大散文”，它们往往以文学的方式驾驭文学及

文学之外。其他学科的思想文化内涵，如马丽华的《藏北游历》涉及地理人文、民族历史和人类文化学，何士光的《黔灵留梦记》紧系佛学。在此我想特别提到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作品在刊物出现时是处在“名家近作”栏目内的，曾被小说界中人赞誉为“1991年中国小说的唯一收获”，可是我坚持认为这是一篇真正的大散文。相信认真读过它的人都会支持我的看法。作品在一片近乎荒寂的宁静中展开了对自然、人生、命运及人的最后归宿的沉思和感悟，其间穿插了对不同生命状态的扫描，以如诗如画的情与景交融其中，由长笛般的悠扬宁和与黑管似的苍凉沉郁奏出思绪的起伏回旋，最后达到一片明净，道出对生命本质的彻悟。作品在灵魂深处对人的震撼力是近年创作中所罕见的。小说的故事叙述的方式编织出人的生活、命运和性格的冲突，它总是凭藉这些具体的事件和细节凝聚艺术打击力。而散文却常是作者灵魂和精神的直接坦露，它把具象融化其中加以心灵化，它达到的是一种对心灵的包围乃至深深的震撼。就这方面说《我与地坛》是充分意义上的散文。它不仅显示了散文创新所可能达到的新高度，而且为散文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提供了令人信心倍增的实绩和例证。

当然，任何创新都可能同时带来庸品的产生，但庸品永远不可能构成主流，这是为文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1992年3月

理想的痛苦

——读斯好散文集《爱情神话》

面

对这本书犹如面对一颗被剖开的赤裸的心，那淋漓鲜血之下痛楚的抽搐和激情的颤慄常使人忘了它是由文字造成的。它是本真的，它的毫无掩饰和直截了当的敞开，使人们几乎可以越过文字直接抵达其深层。所以在谈论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可以先跳过形式方面的环节，虽然后面肯定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之。

痛苦作为文学的血脉之一种历来源远流长，并且携带着特定的时代、文化以及个人的基因。认为痛苦就一定比甜蜜欢愉有份量那未免笼统和肤浅，但痛苦联系着对现状的不满足，对更高理想的企期和执着，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思内省则是常见的。这样痛苦就可能显现一种丰厚沉实状态，成为值得探讨进而深究的事物。正是在此

价值向度上，斯好散文集《爱情神话》所显示的无所不在的痛苦才显出了它特有的光辉。

那是一种爱情被谎言、冷漠、平庸、浅薄摧毁的痛苦。那可能出自于一次“曾经甘美如饴，却终于惨痛无比”的个人经验，但也未必不是通过爱情认识人生之后的精神升华。爱是女人的宗教，更是女人的学校。作为女性散文家的斯好，在将美丽的爱情永置于幻想中，并且发出“梦中的情人永远不会在真实世界出现”这样的绝望之辞时，可以肯定，这种痛苦已经扩大到一种人类信念范畴。正如斯好在《流沙》中所说：“对我们来说，爱情其实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一种对自我的寻找，对完美的寻找，对善、爱、理想的追踪。”如果它不幸而成为一种铁定的幻觉，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景象——“手臂从我们头顶滑落下来，滑落下来——滑落下来”！

那是一种时时在存在与毁灭之间煎熬的痛苦。日复一日的刻板单调机械拘谨的现实生活之压迫，布满功利追逐和拜金拜物尘埃的城市喧嚣之包围，已将一颗心逼入“连一口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的境地。而人心的残忍、苟安、浑沌、缺乏诗意、缺乏激情，更使作者在一片洪荒之中倍感孤独绝望。记忆中的家乡小镇是温馨美好的象征，却在今天呈现出一派衰败丑陋。退身之路已经断绝。那么，何处才是净土，才是精神可以自由飞翔之所？作者就这样在一遍遍感叹“无家可归”、向往“头戴破帽流浪去”的同时，发出了陷于困境中的现代人的精神质问。）她还多次在作品中作出可怕的“自杀”假设，认定那是达到极致的痛苦之无奈的、最后的归宿。而那

8 在生活 and 心灵之间

不正是出于对现实存在的深重绝望吗？

所以，归根结蒂，那是一种理想在现实面前遭到重创的痛苦。就像《这样的生活不是我的奢望》中所陈述的那样，“我奢望的生活是可以没有高山可以没有流水可以没有阳光可以没有草地，甚至可以没有面包没有牛奶却不可以没有深情没有关爱的。”但，“现实永远是满目苍凉遍地石头的。”那是一种纯粹关乎精神的理想——人心的善良、优美、正直、自由、奔放、富于创造的激情、人际关系的真诚、温暖、友善、和平，以及与此有关的正义和清明。这样的理想指向人类精神发展的较高层次，而转型改革时期趋利逐禄的世俗浪潮却一再侵噬着人类灵魂的领地，使理想成为笈笈可危的孤岛。痛苦便由此而生。痛苦便也由此焕发悲壮的光辉。

没有谁会在现实生活中欢迎痛苦。但只要坚持着崇高的理想，只要心还柔软，痛苦便不可避免。“有时候知道自己真是孱弱得不可救药——天乍凉时吃一片冰淇西瓜也能使情绪一落千丈，心里的隐痛推搡着挤迫着恨不能翻江倒海地呼啸而来”，“好端端听着音乐也会突然茫然起来，心里的那根弦就那么不经意地被一下子拨动了”，“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事情不是事情本身，事情只是一种媒体，一个触发点，它触发的远不是可理解可描绘可再现可陈述的一切”……在这些话语中其实流淌着鲜血，只有血性尚存的心灵才能体会到它。痛苦正是因为这种较典型的女性的敏感才得以凸现。而女性的敏感并不在于其琐细

入微，而正在于对情感对心灵对精神的关注、重视和要求之强先天地超出男性。就这一点而言，女性实在是人类最敏感的神经，或者就像斯妤所比喻的那样，是所爱者的眼睛甚至闹种——当平庸的现实、丑陋的现实张大口逼近她时，她会在他心里尖锐地叫起来，使他一个箭步跳开。这便使女性理想主义者的痛苦具有了博大的基础和坚韧的特质，并不脆弱，能面对痛苦并在承受中变得强大。斯妤在散文中多次说到的“我就是男人”，“我的内心强大无比”便是真实的写照。这，于作者来说是一种深刻绝望后的反讽，于读者听来则是对现实的无情嘲弄。那一种痛苦，因而更满含了悲凉的意蕴。

基于这样的把握，就不难理解曾写出温馨甜美深情缱绻散文的斯妤，为何转向了冷峻、严酷、锐利、荒诞。虽然基点是一致的，是美、善、爱，但是虚幻终被真实所取代，现实所带来的毁灭感已使旧有的吟唱失去依托。斯妤文风的变化和重新选择，正是一个敢于直面真实及真实自我者的必然所为。这不仅仅是勇气就可促成的。这一定是出于一种无法抗拒的内在驱使，我以为。而一经面对自己，她同时也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捕捉到了自己因痛苦而变得骚动不宁、大起大落的心绪，看到了自己在柔弱外表下面的强悍坚韧。这无疑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对丑恶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且敢于抽取自己的血肉筋骨制成箭矢，向丑恶射击。在此，理想的痛苦表现出了巨大的力量。在《爱情神话》的许多篇章里，这种力量都能让人明显感受到。比较极端的例子有《蓦然回首》、《滚石》、《并非梦幻》、《一封信，永不付邮》等，其

言辞之凌厉、态度之决绝、情绪之激烈，的确让人联想到山崩地裂后滚滚而下的棱角尖利的石块，虽然那里面未尝没有依然温热的心。

读这样的散文，是让人心痛的。也让人震荡。让人痛快。让人惊喜。让人看清眼前的世界，也看清自己。让人去想：在这个世界上，你最看重什么，你为什么而争取，为什么而痛苦？

最后我还是想谈到斯妤散文的形式表达问题。毫无疑问，它是自由的，一如心绪的流动，精神的漫游。我想，这与斯妤的唯有在精神领域人才能自由的想法是一致的。同时，它又比较直接的，大多并不依附于具体情节、场景、事件而展开，很少借助于外物表达意藉。在她笔下，率直的个性和直抒胸臆的方式完全对应，不用什么枝蔓就进入了情绪，情绪的色彩（亦即痛苦的色彩）笼罩和统领了一切。即使在《并非梦幻》这样通篇象征的作品里，仍可看出浓重的色彩。同质词语的叠加和故意的重复常将句子拉长，语速加快，表现出情绪的明显倾向和思想的活跃。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从斯妤笔下自然而然地汨汨流出的。斯妤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注意心灵化的感受，所以她能够较纯粹地传达出女性思维中特有的敏感和波动。但是，将这些篇章放在一本集子里一口气读完之后，我也感到了某种重复——思维展开过程的重复和言辞表达上的重复。这种情况在最优秀的散文家身上都可能发生，我的感觉当然不免苛刻。但我从中意识到，这也许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重复问题，而可能是作者在某一习惯的领域里达到了极致和穷尽。那

么，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呢，在相同的底蕴上，让痛苦不是成为“高光”而是“底色”，或者，用更艺术的方式超越现有的内涵？那将不是对原有主题和色彩的放弃或偷换，而是一种变形，是在更广范围内的延伸，甚或升华。

1993年4月

人的心灵与痛苦

真諦最景文贈，中詩科學文館言視，
 辭對味點面將辭答，有讀出融然自來，
 木芒△作干四替思不平凡空，將一語面寄
 三章文回字空錄，“張望”意隱思不，獨年
 庭，來出服思察語的科主辭往短表婦科回
 原察庭，南平庭，賢賢庭，由監庭，獨真
 思庭，辭辭辭庭庭，獨君世吳庭，辭辭庭
 基的華語和文贈……風庭庭庭庭，早中荷
 新，獨庭，點宿興華思的科主看四景土本
 品辭辭的科主回其，辭長的開舞辭思又獨
 眼獨庭庭小辭不，是回思思而辭對个，辭
 庭，獨庭庭庭辭辭辭辭辭不庭，辭曲回五辭
 開開開辭辭木庭庭庭庭庭回之科主辭字文

沉浸和抵达

——刘烨园散文简评

主体形象：生活在心灵中的人

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散文是最能真实自然地坦露作者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一种。它几乎不用借助于什么艺术手段，不用刻意“塑造”，就在字句文章之间将叙述或抒情主体的形象显现出来，或真诚，或虚伪，或睿智，或平庸，或深刻，或浅薄，或灵动活泼，或刻板拘谨，或坦荡伟岸，或卑微琐屑……散文所演绎的基本上是创作主体的思维兴奋点、角度、深度及思维展开的过程，其间主体的精神品格、个性特征历历可见，不像小说戏剧那样迂回曲折，也不像诗歌那样夸张虚泛，在文字和主体之间没有很多技术性的阻隔。